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劉渭

謄錄監生臣周謨揚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五月癸卯朔御文德殿 蕤州轉運判官曾

阜言播州楊貴遷在夷人中最强盛以老遣子光震光
榮獻鞍馬牛黃麝香詔補光震三班奉職光榮借職

甲辰樞密使陳升之兼羣牧制置使 詔文彥博嘗受

先朝顧命令罷樞府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

御集乃十二日

事今從實錄

乙巳詔諸路察訪官河東兩浙路許奏選舉人充京官職官縣令十二人餘路十人升陟不限貟數

丙午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知德順軍景思立知河州西京左藏庫使苗授知德順軍專管轄涇原正兵弓箭手策應熙河涇原路都監王寧副之時河州未復豫除思立知州事兼洮西安撫使治事於香則城九月一日王安石云

云

詔名熙河路阿納城為定羌城香則城為寧河寨
康樂城為康樂寨劉家川堡為當川堡並隸河州 詔
出常平錢萬緡賑貸延州諸縣闕乏戶

戊申分命輔臣祈雨 詔創水磧碾碓有妨灌漑民田
者以違制論不以去官赦降原減官司容縱亦如之

己酉詔熙河路建定羌寧河康樂等城寨及河州興功
防城器甲戰具令永興軍秦鳳兩路轉運司於近裏州
軍應副

庚戌詔諸路經略司結隊並依李靖法三人為一小隊
九人為一中隊賞罰候成序日取裁其隊伍及器甲之
數依涇原路牙教法十二月十二日庚辰
十八日丁亥當考又詔河州

公使歲賜錢二千緡仍權增千緡候有雜收錢止 詔
永興軍等路轉運司給錢十萬緡付秦鳳路轉運司以
助邊費

癸丑岳州司戶參軍崇文殿校書編修三司敕式張諤
為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戶房公事 命都官員外郎

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熊本察訪梓州路常平等事并體量措置瀘州清井監夷事新紀但云遣熊本措置瀘州夷先是本及蒲

宗孟皆言討清井蠻不當發西川兵既弱又遠當發戎州兵而已又言清井蠻不當盛兵討之蠻急則恃山林官軍不能入也然有田以為生若以兵擾之使不得田即亦自困今不務擾之使不得田而盛兵討之我罷則彼出我往則彼藏瀘州糧食難繼我師必困上以為然欲即選遣此兩人王安石曰臣欲更與計議續取旨時

李曼建議欲以王命撫甫望个恕及晏子安石又白上此兩人皆以為甫望个恕晏子不可以王命崇獎成其氣勢後不可制臣愚以謂此二族多不過萬人夷俗以王命為重今寵以爵命歲時稍加優賜約以勿相侵擾彼若懷惠乃所以絕其無并之謀今縱為生夷即彼自相無并非我所能制何由禁其彌強上謂曼失策安石曰曼奏亦但云各領本部不得相侵擾而已撫二酋以王命恐當如此上以為然既而安石言木子細必能

了事遂獨遣本仍令諭本此意 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深州安平縣及永寧軍祁州界開滹沱新河其侵鑿民田乞除其稅從之 詔涇原路經略司以官錢償德順軍蕃部所買馬母增備價錢 詔名碑州新城為安江寨富州新城為鎮江寨龔溪新寨為龔溪寨

據九

域志安江寨乃硤中勝雲鶴綉五州即唐叔州龍標縣之東境鎮江寨乃富錦圓三州即唐龍標縣地龔溪寨後為鋪屬沅州麻陽縣南江傳以此為六月事今從實錄

賜瀘州軍前出戰及清井監寧遠寨戍兵特支錢有差

甲寅檢正中書戶房公事祕書丞集賢校理同修起居
注章惇改禮房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太子中允沈括
詳定三司令敕 管勾都水監丞侯叔獻覆檢計白溝
河八月十六日事與此相關
明年正月二十七日罷 詔涇原秦鳳環慶鄜延

河東五路並依涇原總管司令就糧指揮有室家兵級
分造乾糧麻餅量給茶酒柴水錢蓋裹糧軍行所須陣
前火食未辦主將下令乃得食舊例以配坊郭戶人以
為擾今令軍中自辦公私便之 鄜延路經略司言新

刺弓箭手教閱武藝已精乞更番赴巡檢下代正兵歸京師詔趙高再相度道里遠近分番更替日月以聞五年

九月二十

七日可考

乙卯斬兩地供輸人北界探事百姓王牛家屬送潭州編管千坐放火燔日溝驛廟誣北人以求賞也先是雄州牒涿州捕賊并指柴頭草稈蜀黍為證王安石言柴頭草稈蜀黍豈獨北界有之縱非兵士失火安知非本地分人與兵士及村耆有隙故放火以累之乎及千事

敗御史蔡確言放火罪重千為錢三兩千作此恐非實上以語安石安石曰幸於不敗故雖重法亦不憚又報探一事實即今後安撫司倚信非特三兩千之利而已昨河東奏一報探人尚云十數年前報探郭恩事得實必可倚信由此觀之即探報一事實所僥倖後利非特三兩千也放火事日錄差詳在五年十一月八日并
十三日又六年五月十五日或可刪附上

謂王安石曰東軍近亦可使安石曰自陛下令訓練至今誠可使向時即不然臣未嘗至西北但見江寧屯駐

虎翼廣勇教之幾及半年都不能得成次第在今日誠已可用須更督責諸帥各課其教閱殿最不用意者與落職降差遣不過行遣一兩人自然各趨詔令不患兵不精又此事有數可考非難知苟不用心無可逃罪今邊陲無事將帥別無責若教閱不能精不知安用上以為然上又曰近雖立教閱使臣賞罰却未有兵士勸懲安石曰兵士即不過厚以銀碗牒子激勸久教不能成就即退作廂軍而已上曰止當如此若轉資即可惜安

石曰轉資須留之以賞戰功也

丙辰遣官謝雨 詔降勅榜付察訪熊本曉諭夷界除
元謀作過首領及手殺命官將校不赦外餘人如能自
首歸並免罪 審官東院請自今後殿引見京朝官差
遣人不限員數從之

丁巳詔皇城司係教閱親從官比諸軍例支牒子教射

梓州路轉運司上瀘州夷人作過因依詔知州李曼具
折勒夷人納米以代柴薪事以聞

四月十二日 張子瑾奏可考

太

子少師李東之卒

庚申開封府界提點司言乞令監嵩慶懿三陵使臣兼
監郭店鎮稅省監稅使官一員詔以嵩慶懿三陵使臣
專奉周朝陵寢弗許

辛酉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自西山道口東至百
濟村二百餘里栽榆桑科買桑椹石數不少種在民田
牛羊不敢牧察訪使曾孝寬亦言民訴植木占耕地隔
州借車牛載桑榆甚擾又科桑椹及令村社監督澆灌

民甚苦之詔下程昉相度先是言者謂河北沿邊可植桑榆雜木以限邊馬且給邦之材用朝廷如其言命文思副使霍舜封供備庫副使王鑒以剝杌栽種榆柳為名置司於大名府而昉實董其事子幾孝寬皆言其不便故再令相度以聞元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戊辰乃罷舜封等剝音川朱史云其後曾孝寬以為言按子幾副曾孝寬察訪不應云其後朱史誤也舊史既于此五月十九日書子幾云云下程昉相度又于七月二十九日再書孝寬云云因改立法舊史亦重複失敘事之體其實孝寬子幾同時奉使相先後各有言其後立法則或以孝寬再請故也今稍刪潤令不相牴牾

子幾又言程昉造

鎮州中渡浮橋不便乞差監司體量安石力主昉謂不
須體量且曰奉使者本欲考察官吏情實今李承之使
兩浙乃特薦嚴君貺君貺以不奉新法悅俗者也趙子
旣使河北專攻程昉昉以營職奉公為衆人所疾者也
奉使如此則衆毀不至而衆譽歸之然非公家之利此
必由聖心未能不為游說所惑動故人自為利害之計
輒出此塗欲變俗使為忠實此豈可長也

癸亥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管勾國子監李定兼直舍人

院先是上語王安石李定擢用先鄧潤甫輩後別不除
差遣如此人盍收獎之安石曰方舉天下言常平為百
姓害以欺陛下獨定緣孫覺所舉至京師具以道路所
聞見直對遂遭舉朝誣罔幸而得雪後復起獄其事情
陛下必能具察上欲令判吏部銓安石曰銓司今不闕
人如定吏能誠不過人文字亦可取上曰何如張琥安
石以為勝琥故有是命 樞密院言近立諸路勇敢効
用法緣邊諸路經略司勇敢効用皆以材勇應募從軍

月給錢糧戰馬器甲以時肄習若無調發皆聽還家其
戰鬪勞勳依次遷補凡四補至借職比弓箭手有功遷
轉自抑官至借職凡十四資淹速特異非朝廷第功均
賞之意先據涇原路經略司奏勇敢武藝舊雖分等第
弓力多不中程精冗相參疲弱幾半尋閱試汰去冗濫
粗為精勇今以河東鄜延秦鳳環慶熙河路各三百人
涇原路五百人為額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馬射九
斗料錢千第二等步射弓一石馬射八斗料錢七百第

三等步射弓九斗馬射七斗料錢五百皆用入陣短箭
仍兼走馬射筭櫈輪弄槍簡不刺手不置營每季首赴
經略司閱試及本軍注籍遇有邊事追集給口食借官
馬給草料其敎習日依甲分分射親及野戰中者有賞
全不中者減料錢次季又不中勒停遇戰有功以八等
定賞一給公據二甲頭三守關軍將四軍將五殿侍六
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職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
賞一押官承局二將虞候十將三副兵馬使軍使四副

本志與
實錄同

指揮使五都虞侯六都指揮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職其
指揮過闕排連即依舊單轉從之仍頒行諸路

但稍刪潤其
辭今依實錄

詔自今郡縣主亡陳乞有官親屬遷官

無得遷至內殿崇班 章惇言權發遣荆湖南路轉運

副使蔡煜元奏梅山利害及措置梅山武岡猺人得主

客萬四千八百九戶丁七萬九千八十九口田二十六

萬四百三十六畝起稅租及修築武陽關砦城寨其提

點刑獄孫頎權發遣提點刑獄朱初平管勾常平司喬

執中知潭州潘夙並協力同議詔各遷一官蔡煜仍直集賢院初議賞陳升之請煜轉一官餘減年上以為薄王安石請煜更升一任餘轉官吳充馮京謂煜首議賞未稱上曰朝廷已自有成議既而曰煜要可使勿升任即除館職已而蔡挺辭煜恩命安石因白上煜沮章惇以為不可倉卒又言梅山不可便取陛下必能記憶上曰煜第恐功在章惇耳安石曰如此人既除館職則朝夕便望修起居注矣上良久曰煜與劉瑾不相遠僉言

煜心巧非瑾比上曰煜差險也熙河路經略司言鈴
轄張守約領蕃部兵修築康樂城秦州通判陳紘應副
軍須有備詔守約遷引進副使紘遷一官仍升一任優
等使臣轉三資第一等兩資第二等一資第三等獲首
級者一資餘減磨勘三年初王韶乞優與陳紘酬獎王
安石曰紘曩修敕修敕了日自合酬獎緣郭逵與諸屬
官沮撓韶事故臣選紘往佐韶吳充言紘內行不可道
上以問安石安石對不知陳升之亦言不知馮京曰臣

聞之然昧難明僉議紜轉一官上令更升一任安石
曰恐止合轉官俟有省府闕以人望如紜亦可進擬上
曰此自當酬獎既專遣往更與升一任無傷也錄故
忠武軍節度推官王回子汾為郊社齋郎先是右正言
同判國子監常秩言回學術行義臣自蒙召對陛下嘗
問及回之為人而臣亦恨回不及並陞朝列近又被肯
進其遺文在朝廷宜加旌勸先王之法善善及子孫致
仕者世祿下逮漢魏管寧之徒蓋一時之雋行被召不

至而猶得拜子為郎况回非特今之所謂賢者不幸物
故今有子汾望特賜甄錄上曰秩素行為呂公著程顥
等所師仰方公著等紛紛之時秩乃出就祿必其所見
有異故也比以言事多不聽故屢求去今乞官回一子
回有文行譬之常人官至正郎即可奏子則以一官與
之不為過故有是命

甲子上批常秩在病告已滿百日聞有司以例停俸秩
家素貧父子卧病僦居京師復罷官俸則遂絕粥藥之

資甚無以稱朝廷遇秩之意可自停給月皆給之 王安石與上論塘泊上以為王公設險守國安石曰誠如此周官亦有掌固之官但多侵民田恃以為國亦非計也太祖時未有塘泊然契丹莫敢侵軼上曰與之和安石曰彼自求和非求與之和也周世宗即不曾與之和然世宗能拓關南地彼乃不能侵軼上又以為世宗勝契丹適遭睡王安石曰李景非常睡亦為世宗取淮南八年四月五日安石又言睡王事附注在蕭禧入辭下 今契丹主豈必勝李景其

境內盜賊不禁諸事廢弛若陛下異時有以勝之然後
乃可以言其無以勝李景爾天錫聖質甚高天相助陛下
甚至若陛下力行先王之政以兼遐荒寧中國為已
任即強敵無不可制服者上又稱世宗善駕馭安石曰
乘天下利勢豈有不可駕御之人臣不可制服之強敵
世宗斬樊愛能等則兵不得不強選于衆舉李穀王朴
則國不得不治李穀王朴雖不足方古人然要之一時
之選也但此二事足以成大業矣馮京言世宗酷暴上

曰聞世宗上僂人皆慟哭安石曰告汝德之說于罰之
行人悅德乃在于罰行罰行則誕謾偷墮暴橫之人畏
戢公忠趨事之人乃有所赴愬有所託命此世宗上僂
人所以哭也 皇城司乞增祿行重法馮京欲如內臣
所奏王安石以為不須爾上從安石言且曰此常人見
之以為末事然能使吏皆不敢受賄姦雄以此觀政安
石曰賓至不求有司前史所以稱仲尼也上曰只恐因
此有留滯事處京曰前言三班留滯事案驗乃都無一

事留滯安石曰開封以不受賊故乃更各要速了不肯
故作枝蔓獄訟為之省三年八月二十七日有增祿都數恐合附此更詳之賓至不求有司五年五月三日已嘗言之此又再言之今仍兩存之安石云不須爾當考

乙丑詔察訪京東路常平等事鄧潤甫等博訪本路士人行義卓越為鄉黨所服者以名聞 梓遂州走馬承受張宗望等言西京左藏庫副使景思忠等攻燒夷國與夷賊戰路隘險思忠及孫嵩潘信傅表臣四人弁軍士二百九十四人皆死之詔熊本考實以聞後本以死

事人名來上錄思忠子昌符等凡七人為三班奉職至殿侍餘軍士各賜其家錢帛有差思忠普人以遂州都監領卒五百從鈴轄張承祐為先鋒賊據險薄官軍思忠戰不利左右勸思忠逃去思忠不聽奮劙疾戰而死舊無錄子孫例而本為思忠等陳乞上怪其軍行次第極狼狽但各與一人恩澤錄思忠等乃十一月三日事今并書之 詔熊本速進發本路見經制吏事官吏且案兵守禦出入道路未得輕進 又詔差崇儀事成都府利州路鈴轄田

諶權發遣瀘州措置吏事所須犒賞錢帛令轉運司應副又詔發階成鳳三州土兵權駐瀘州又詔李曼及轉運提點刑獄司與田諶從長措置 提舉兩浙興修水利知宣追司農寺丞送吏部流內銓仍罷修兩浙水利初宣言蘇州水利具書與圖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迹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碁布之竇能言者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

又因出土以為隄岸用二千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
要以三年而蘇之田畢治矣朝廷始得亶言以為可行
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然亶徒能言之爾至蘇
興役民大以為擾論議沸騰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
乖方又違先降朝旨故有是命上謂王安石曰亶似非
妄作者今乃如此又曰呂惠卿極以為不可修言無土
安石曰臣嘗遍歷蘇州河親掘試皆可取土土如塹極
可用臣始議至和塘可作蘇人皆以為笑是時朝廷亦

不施行後來修成約七八十里高岸在深水之中何嘗以無土為患上又以為圩大不可成車水難安石曰今江南大圩至七八十里不患難車水但亶所為倉卒又

妄違條約

爾
邾亶受命在去年十一月八日
今年四月十八日蘇州云云

丙寅詔賜河州修城役兵作糗

丁卯遣帶御器械王中正括麟府路曠闊侵冒地募弓箭手及點閱蕃兵上既令王寧策應熙河已而追取前詔欲用中正代寧王安石曰中正與王韶不咸不如且

用寧上曰中正首宣力今又欲自効與韶亦無它遂改
命中正安石又白上中正不宜往前中正欲往青唐助
韶數為臣言之然聞中正與往熙州者言乃極搖動韶
事緣中正初與韶協謀一旦韶皆棄之事功皆為李憲
所收其怨韶宜出死力以報且熙河新造易以口語動搖
誠不可使中正往馮京王珪又言策應六千人恐中正
不能將上曰但為與韶不咸若將兵則中正善撫士卒
非不能也然中正亦止求邊任不專要將策應軍于是

復用寧如故安石因言麟府事合經制宜使中正往上
亟召中正問狀中正請行故有是命 詔河東就糧馬
軍四十七指揮自今輪差七指揮赴鄜延路上番歲一
替仍委鄜延路都總管司抽減屯泊馬軍內十指揮歸
成都府路轉運司言嘉邛州罷鑄錢累年民間見錢
闕乏乞下三司詳度減半鑄與交子相權從之仍令轉
運司歲終具所鑄錢數比較本息以聞志有此七
月四日

戊辰手詔涇原路經略使王廣淵近舉官類多泛濫或

綺紈子弟或府史胥徒使主兵捍敵必誤國事雖多已
留中不下尚慮廣淵未體寄委之重猶妄薦論可坐此
劄子令自今依公選擇 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奏應
開封府委官監分財產當官議定或令探分毋得輒差
行人官司下行買物如時估所無不得剏立行戶今衆
行願出免行錢乞從本所酌中裁定均為遂處吏祿從
之新舊紀詔官市于民吏輒抑而不受求取百出民以
重困其令民輸免行錢官自市熙寧六年五月二十
六日中書劄子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奏准中書劄子
節文奉聖旨詳定到行戶利害先次聞奏今先詳定到

下項節文數內一項據行人徐中正等狀屠戶中下戶二十六戶每年共出免行錢六百貫文赴官更不供逐處肉今據衆行人狀定到下項中戶一十三戶共出錢四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二貫七十文下戶一十三戶共出錢二百貫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納每戶納錢一貫二百九十文右奉聖旨宜令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計會三司同共相度聞奏劄付詳定行戶利害條貫所准此於當年九月初三日中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奏此據編錄冊宣和七年四月二十一日講議司劄子內所載今附注此當時指揮蓋據此也紹聖元年十
二月二十三日可考

已巳知制誥兼侍講呂惠卿兼權知諫院

庚午提舉在京市易務殿中丞呂嘉問為國子博士仍

升一任監上界屯田員外郎劉佐為都官員外郎仍減
磨勘二年並以市易務歲收息錢有美也初議嘉問轉
一官王安石以為宜更升一任上曰嘉問功誠多遂更
升一任

辛未西南龍蕃貢方物

四月二日龍
羅石來貢

詔自今漢戶典

買夷人田土者聽之先是王安石論瀘州夷事因言漢
戶不得典買夷人田土此條貫合廢上曰自來有此條
貫何故安石曰必緣典買相混爭致開邊隙故立法禁

止苟能化其畛域則此非所恤也又清井兩邊地若捐數萬緡官錢市得令漢戶住佃即清井更無夷事矣上以為然遂降此詔此據王安石日錄四月二十二日所載宋史係之九月二十八日非也聽典買夷田據法冊乃五月二十九日指揮五年九月三日初許陝西緣邊蕃部土地許典買租賃九月二十八日熊本云云王安石日錄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呈中丞言李曼事上曰鄧綰頗為李曼分說李曼致變殺却許多人恐不可無罪蔡挺曰彼言張荀龍私書荀龍在遠方無所告訴以書與臣欲得上達宣是私今營抹李曼乃却是私安石曰曼措置邊事恐須有事如荀龍言其受邊戶財利因別奏恩澤即恐是誣罔據鄧綰奏即曼前未嘗到瀘州曼既行義為衆所稱不容有此陳升之亦曰曼治民甚好人極愛之上曰綰所言夷事多是乃

令送熊本相度安石曰漢戶不得買夷戶田土條貫便合廢上亦以為然曰自來有此條貫何故安石曰必是為因典買相混賴致爭鬪起邊事故立此條貫然若能化其畛域此事非所恤又清并兩邊地若捐數萬貫官錢買得令漢戶住佃即久遠清并更無夷事上曰本帶一羅才進隨行云夷人可以利開說其黨使為我用內相攻擊果如此最為上策

是月廢復州為景陵縣隸安州仍以玉沙縣為鎮隸江陵府監利縣省施州永興寨置夷平寨

六月癸酉朔詔自今提舉在京諸司務庫勾當公事止差一員 詔永興軍秦鳳路轉運司發北城兵二千付

景思立時將城河州思立猶在寧河寨也

乙亥章惇言湖南已團成保甲全部二州各鄰溪洞土
丁弩手人員等乞並以舊職名無都副保正保長習學
武藝詔司農寺兵部同詳定以聞其後聽充保正長罷
習學

丙子上謂執政曰昨洮西香則城之戰聞官軍貪功有
斬巴珍覺部蕃兵以效級者人極嗟憤此為害不細不
可不察蓋李靖陣法以漢兵為一隊蕃兵為一隊用人

如此自無紛亂可令王韶詳度具條約以聞王安石曰
武王用庸蜀微盧彭濮人但為一法今欲使為我用則
宜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賊異王珪言當別給衣為號
上疑別給衣費用安石曰今欲用必先用其豪傑所謂
蕃敢勇者既收其用豈可惜費計比招軍其費亦不為
多蕃敢勇既樂為用則其餘漸皆慕嚮樂為用矣審
刑院言登州沙門島罪人以二百人為額有餘即移配
過海恐非禁姦之意乞配沙門島罪人並配瓊崖儋萬

四州牢城其見在人依例隨赦量移詔自今以三百人

為額

七月十八日又治平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李慶事可考

丁丑詔徙秦州茶場於熙州以便新附諸羌市易故也
提舉在京市易務奏三班借職張吉甫為上界勾當
公事吉甫辭以見為李璋指使璋方在降謫一旦捨去
義所不安上歎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吉甫雖小人陳
義甚高賢於李清臣遠矣可遂其志王安石曰如聞吉
甫極有幹材令所陳乃其私義朝廷取用人正當用此

耳初韓絳宣撫清臣從辟會絳無成功被貶清臣規自
全多毀絳故上薄之 中書禮房進相度事目上批五
房催促行下文字及參勘未圓未明事自可擬進取旨
不必相度蓋置條目時兵房誤也上雖摘其悞不即以
為罪朱本削去云小事不足書新本
從朱本今仍存之恐必有謂 先是章惇言馮

宗道欲往新寨為兵少形勢弱恐蠻人窺見遂止之樞
密院具所遣兵言不少上曰或兵未到密院言已到上
嘿然良久曰宗道都無一紙文字奏彼中事情可怪也

此據日錄四月十九日事王安石云上蓋察知密院
沮章惇今節取附見宗道乃正月二十八日遣去

是日上諭王安石令惇勿輕易蓋宗道言惇所修寨不
堅固又點集丁夫並不從州縣後無由知存亡數又言
猶狃與懿洽合元未歸附惇但令人告喻而已安石言
今告喻每斫蠻一級即與絹五匹能誘降亦然懿洽必
無如此事力購募猶狃猶狃又見官軍盛即必不敢為
懿洽出力今以重兵臨之以精兵擊之以厚利誘降其
人及誘猶狃及歸明人所誅者元惡數人而已官軍按

據要害不妄動即百全無害而坐取勝上曰若如此即

善安石曰已與熟議李浩等意亦以為宜如此必無虞

也

此日錄六月四日
五日事今附見

己卯詔自今災傷年分除於法應賑濟法外更當救卹者並豫計合興農田水利工役人夫數及募夫工直當賜常平錢穀募饑民興修如係災傷輒不依前後敕賑濟者委司農寺點檢奏劾以聞 樞密副使蔡挺以知渭州王廣淵書奏御言本路弓箭手昨還自洮西人力

疲頓今若復往攻城恐非所堪上曰廣淵為帥臣而有此言得無動搖人心乎王安石等曰此止因書及之至於宣言動衆恐亦不敢上曰廣淵奏辟將佐多非其人近辟一使臣乃濮王宮書吏此人與時君卿善是必因其薦也本路得力官吏不少置而不取乃用此輩一旦誤朝廷事不亦甚乎朕已切責之矣卿等可更因書誠之

辛巳提舉司天監陳繹等言本監測驗簿氣朔差互而

崇天厯氣後天明天厯朔後天其失皆置元不當未可

考正及集衆官詳定浮漏不可用司天監天文院渾儀

亦各有舛戾若止因舊器粗為增損不免踈繆詔氣朔

令司天監指揮校定厯書人衛朴別造厯與舊厯比較

踈密其浮漏渾儀令依新樣製造司天監別測驗以聞

南江歸明人向永晤奉其祖防禦使通漢所受真宗

塗金交倚銀裝劔及富州印來獻詔以劔倚先朝所賜

還之而留其印南江傳六月永晤等二十五人到闕引見賜衣帶銀幣詔以新城破州為安江

塞富州為鎮江寨龔溪為龔溪等賜名乃五月癸丑傳誤也

癸未都大提舉河陽懷衛州界黃沁河堤岸供奉官王亨減磨勘三年廣備指揮使都水監都壕寨高超賜錢三萬以都水監王亨等獻築土供埽月隄閉口比修閉決口裁省功料故也 詔涇原路經略司差策應熙河弓箭手貸常平糧斛並免出息 秦鳳路經略司言檢量官吏職田及曠土三十餘頃以招弓箭手內職田仍依例以鹽鈔給還

四月甲午可考

甲申右神武軍大將軍衡州團練使克愉襲封秦國公
上批汴水比忽減落中河絕流其窪下處才餘一二
尺許訪聞下流公私重船初不豫知放水淤田時日以
故減剝不及類皆閣折損壞致留滯久人情不安可令
都水應干官司分析仍下三司差官同府界提點司自
京抵陳留具有無損壞舟船及比較累年所壞數以聞
後提點吳審禮等言檢視舟船初無損壞者八年閏四月三日日
錄盛陶因索水漲乃云汴河不合開兩口今檢到水歛
方是時汴水乃減四寸索水乃添六尺陶又言嘗溢岸

勘會是歲乃無溢岸云不合開兩口乃自來多開兩口
上曰宋昌言閉口不當一歲凡八次開閉汴口非特費
人工物料又汴水不通阻滯綱運甚衆安石曰陶前奏
以淤田故兩日水淺靠閘損破舟船甚多京師惶擾乃
勘會得並無一船靠損及此八度開閉口勞弊公私舟
船皆不通乃無言何也上曰不干盛陶却是薛向奏安
石曰向奏臣所不知盛陶即有劄子降在中書不知薛
向為近臣如此誣罔聖聽合行法否誣罔如此而不治
不知于義理何所當上但笑此段附注當考

詔京東武衛等六十二指揮

屬諸路分番勾抽并其餘軍馬並差主兵官分部訓練
初河北四路兵不分將教習上慮軍制漸隳故有是詔
時政記云河北自通和以來不分將訓練不精慮涉生
事重于完葺非聖慮宏遠發自宸斷無以及此今附注

兵志云詔河北四路承平日久重于改作苟遂因循益
隳軍制其以京東武衛等六十二營隸屬諸路分番教
習餘軍並分遣

又詔麟府豐州都巡檢張保移鄜延

路差遣仍不理為過犯元勘官周霖追一官勒停體量
官范宗師衝替先是保言西界兵三千騎犯邊而鄜州
所申纔百騎經略司委宗師體量宗師稱止二百餘人
後制獄推究如保所言故有是詔

乙酉刑部侍郎致仕李受卒手詔以先藩邸舊臣優賜
贈推恩子孫加等 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提舉鴻

慶觀傅永卒

可削

丙戌詔自今有功蕃官乞創開酒坊者並取裁

丁亥知河州景思立乞以德順軍降羌李奇濟等五十五人為洮西安撫司蕃勇敢從之仍計口分三等給修造錢上等七千餘降殺以兩

戊子命太子中允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相度兩浙路農田水利差役等事兼察訪新紀
不書知大名府韓絳言大河埽岸乃者檢計工料但據官吏所見

高下須一等其向著處即隄外增貼以絕津漏之患仍先委外都水監丞司與當職官吏躬詣河埽議立法從之詔在朝橫行使副自今並管勾客省四方館公事先是客省四方館闕正官以閭門使副管勾至是引進使李端慤赴闕西上閭門副使張誠一應罷而端慤乞令誠一依舊權管勾故有是詔上批洮西見管涇原弓箭手已節次放散還家歇泊宜指揮王廣淵候到仰

所管城寨不得妄有占留仍令經略司常切覺察違者
効罪以聞

己丑詔左藏庫副使賈世京減磨勘三年以嘗提舉黃
河隄岸建開直河回奪河勢有勞故也直河當考七年二月二日并六

月未 中書以勸課裁桑之法奏御上曰農桑衣食之本

宜以勸民然民不敢自力者正為州縣約此以為貲升
其戶等耳舊有條禁可申明之上批新知河州景思
立有母在而未有解舍以居可特差其弟恩誼為泰州

職官以慰其念親之意

辛卯詔引進使李端憲候二年除防禦使指揮可再展

二年坐擅併冀州驍捷等指揮措置乖方致賊燔國信

驛故也

事在七年二月九日八
年二月十八日除正印

壬辰司農寺言開封酸棗陽武封邱縣民千餘人赴寺

訴免保甲教閱已榜諭無令越訴蓋畿縣令佐或非時

追集以故致訟胙城一縣未命教閱而訴並下提點司

按察上批今正當農時非次追集於百姓寔為不便令

提點司劾違法官吏以聞自今仍毋得禁民越訴

癸巳永興秦鳳兩路察訪司言虢州盧氏縣有退安處士劉易戶下役錢未敢依品官例減半均納詔以七品官例 京東路察訪司請自今應推行差役新法有輒傳造言語文字扇搖百姓並依扇搖保甲法從之 詔河北路春夫不得過五萬人歲以為式 詔知曹州李復圭罰銅十觔初復圭得曹州上殿有怨懟語曰二十年前已知曹州今日益見吏民上曰慶州納幹之役枉

死者至數千人卿獨不羞見其妻子乃羞見曹州吏民
乎復圭無以對至是到官謝表方盛言已無罪橫見劾
斥為御史盛陶所彈而有是命上謂王安石曰復圭虛
誕才能無一可用欲再斥繢之安石曰復圭前論李克
忠等當賞樞密院令本院吏及宣撫司吏供析並稱無
例獨陛下明其有例遂賞克忠等然則此事非復圭虛
誕也上曰御史言復圭非但此安石曰其實者悉已經
斷遣安置以前事非安置以前即無一事實上曰謝表

怨誹如何不行遣安石曰依法罰銅足矣上猶以為疑
安石曰復圭對語驕悖陛下批出行遣足示懲戒若用
御史言復圭加斥黜乃似未允緣御史所言皆失實故
也上乃止 司農寺言詳定府界提點吳審禮乞令諸
縣勸課隨戶等種桑椹聽自來年種次年移種候見裁
法遍下諸路從之

甲午翰林學士陳繹等言奉旨編修道場齋醮式二十一
八卷乞賜頒行及下僧道錄司以本教科參酌逐等道

場名目位號立法遵守從之

乙未上批熙河路總管高遵裕見領漢蕃軍于鹽井川築城寨可令就新城造廨舍兩所為七十間賜包順包誠仍先具圖以聞築鹽川寨遵裕本傳可考初議收包順鹽井或以

為不可收王安石曰若王韶令人自以私意問包順舊日收十千今日與十五千撲買如何度順與撲買人較計利害之情無異或當欣然欣然即收之無害今置城寨不務就本處經度供給乃從中運致財物為備非經

久之策上曰古戍邊亦須從內供饋安石曰須計置已盡勢不獲已乃從中供饋若猶可以就便計置何緣釋而不計乃須從中供饋上曰如河北即須至從中供饋安石曰若唐時河北方鎮即外抗強敵旁備鄰道內抗朝廷又行賂遺然百須不外求而足吳充曰其時誅求何可勝言安石曰近日除從中供饋外亦豈免騷擾也

王安石論此在七月十六日今附見

丙申知邢州光祿卿史炤知恩州仍自今互差武臣以

御史蔡確言河北恩冀二州皆為內地不可止用武臣
知州故也 雄州言北界巡馬五百餘騎入兩屬地上
曰北人漸似生事今河北一路兵器皆抗敝不可用加
以將卒庸墮何以待敵王安石等曰若陛下少飭邊備
顧亦不難今所籍民兵日加訓練自餘經制財用完繕
城壘選擇將帥不過此數事而已上曰卿等密為經畫
以聞上深以士人為患王安石曰如太祖之嚴明而張
延通陶穀丁德裕得肆其欺者其用譖因人事之形而

伺知人主所疑故也

戊戌武寧軍留後贈昭信軍節度使南康郡王宗立卒
己亥詔諸軍班直都指揮使以下至副都頭等並令承
旨司注籍遇非次遷補及事故令殿前馬步軍司關承
旨司與轉員對注銷以備轉員照用 置軍器監總內
外軍器之政其所統攝並依將作仍以呂惠卿曾孝寬
為判監所置官屬令逐官奏舉軍器舊領於三司胄案
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至是始案唐令置監而廢胄

案馬先是上語輔臣河北兵械皆不可用王安石曰兵械非可以一朝一夕具須預具上乃議置監設官提舉翌日遂有是命新舊紀並書置軍器監八月十九日呂惠卿云云兵志國朝軍器舊領于三司胄案三司事叢判案者又數易僅能謹簿帳而已先是王雱嘗言曰漢宣帝號稱中興之賢主而史之所載獨以為技巧工匠皆精于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係于朝廷之政為政者所宜留意也方今外禦兩邊之患而內虞剽盜之變征伐擒捕之策未嘗不以為首務而至于戎器則獨不為之歎蓋令天下歲課弓弩甲胄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而無堅完輕利真可為武備者臣嘗觀于諸州將作院至有兵匠乏缺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既具則精窳之實一切無所問武庫吏亦惟計多寡之數以歲而未有責其

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敝惡不可復舉夫為政如此而猶用抗威決勝外攝鄰敵之強擴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倘欲廢弛武備觀天下以無事則金木絲枲筋角膠漆竹羽之材一出于民力而無故聚工以毀之此可惜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其法度斂數州之所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令錢監之比而每監擇知工事之臣使專于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於諸監而朝廷亦當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然後察其精窳之實而重為賞罰則人人各求勝不飭而皆精矣或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弓絃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審如此則又有以見法禁之張弛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資其竹矢所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上頤採零說六年始案唐令置軍器監總内外軍器之政置判及同判官各一員其屬有丞有主簿有勾當公事廢三司胥業以其事來隸凡產材料並置都作院天下知軍器利害者聽監陳述時吏民獻器械之法

式者甚衆令三帥視實利便者乃製造又遣吏以利器
諸路作院諭以為式第工為三等視其器之良窳而
黜陟其官吏志所載大抵以神宗政事一切並歸之安
石父子其誣甚矣今不取然零言亦似有可采者姑附
注于此

是月廢荆門軍以長林當陽兩縣並隸江陵府建寧縣
為鎮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六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六年秋七月甲辰權發遣開封府判官職方員外郎沈忱權發遣梓州路轉運使庚戌日可并此置河州折博

務令制置解鹽司倣熙州東南西鹽交引減直召商旅入中權發遣廣南東路提點刑獄陳倩言本路已團

定保甲乞給鑼鼓旗物遇襲逐盜賊遞相擊發應接從之

己巳交趾進奉使李懷素等乞根尋衙官鄧暗初暗道病昇至張三館自言病且愈不願復昇已而失之不知所在詔客省牒邕州具交人自入界至起發因依移文靜海軍及令開封府具鄧暗事給與懷素等公據 詔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六路各置一鑄錢監江西荆湖南路以十五萬緡餘路以十萬緡爲額給轉運司志有

此五月二

十五日

丙午大食陁婆離入貢都蕃首保順郎將蒲陁婆離慈
言子麻勿將貢物乞賜號將軍仍請以自代詔以麻勿
爲郎將

丁未虞鄉縣令呂溫卿爲衛尉寺丞同管勾河北路常
平等事溫卿惠卿弟也 内侍押班蘇利涉爲右班副
都知仍詔自今兩省押班五年無闕並除副都知 詔
知瀘州李曼轉運副使李竦鈴轄張承祐都監孫仲達

並罷任取勘此據御集日錄亦勘陳充按充四月十九日已送審官矣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曼等

四人
同責

戊申檢正中書吏房公事太常丞館閣校勘蒲宗孟荆

湖南路提刑館閣校勘朱初平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
陳侗並爲集賢校理朱初平陳侗並見治平三年十一月

詔洮岷州山

林深險糧道難繼而河州方興兵役宜令王韶依累詔
指揮詳度事幾務在持重仍戒張玉高遵裕等毋得深入
先是王韶奏欲於河州未築城以前招定洮岷今輒

烏察兵未解階成秦州緣邊皆恐且兵不得休息不如及今討蕩自不妨河州之舉僕以爲不可時詔并與王安石書言之安石曰若深入討蕩恐難今洮岷聚兵久師已老吾以見兵加之必潰散即階成秦一帶皆安帖且自不妨河州之舉但當戒詔以詳審也上亦以爲然乃令依詔奏戒以詳審而已

己酉分命輔臣祈雨 詔諸路配罪人除凶惡盜及應配本州隣州若沙門島外少壯者配河州內應配廣南

及去河州千里者決如法餘並免決配及五百人止

庚戌提點梓州路刑獄司勲員外郎張充宗提點利州

路刑獄屯田員外郎范百祿兩易其任百祿仍直集賢

院上言百祿體量李曼事得實人多庇曼者中丞亦不

免百祿乃能如此宜賞以館職且欲大經制消井夷事

或請專委百祿上曰百祿能言此未知能了此否王安

石曰百祿與陳忱無以大相過忱自此徃中書樞密院

可以詳論經制大意也乃止令百祿代充宗

可并
甲辰

提

舉在京市易務言河東漢蕃市易久廢乞委轉運副使
趙子幾經度從之

癸丑相度在京諸司庫務利害劉永淵言近準詔於瓊
林苑藏冰一井校其消釋多冰井務纔十分之二苑中
二井除四分以備消釋實收三萬八千段而歲支三萬
八千三百所少纔三百乞於金明池西北岸更置三井
則冰有餘用歲寬民力及減輦載人工請給之費罷冰
井務及監官命苑官管勾從之 龍猛軍級經章惇出

頭乞於懿洽効用上怪禁軍不由軍帥擅經惇投狀王安石曰軍士乞効命雖不由軍帥恐無條禁止上以爲軍制不宜如此安石曰不知如此後有何害上曰經章惇乞効用猶可恐別有妄作安石曰別有妄作即自有科禁若經有所征討官司乞効用正是募兵所欲不知如何加罪吳充曰軍當聽於一今如此即不一不如不差往安石曰今乞効用不知何害軍聽於一若令彼經殿前司投狀即殿前司必不許不許則壯士何所求奮

蔡挺曰若別有結連奈何安石曰結連即自有重法購賞備具今經朝廷所差官乞効用不知如何因此却致得別有結連陳升之曰臣見韓絳宣撫時兵級亦經絳求効用上乃令勘會進呈既而上終以爲害事安石曰士卒固欲其願戰請効死反以爲罪何以奮其志氣且未嘗有條貫禁其如此如何加罪上曰禁軍令如此不便若如臨淄王事其漸豈可長安石曰經朝廷所差官司與臨淄王事豈類且欲防變即專固人情使聽於三

帥不得自伸於餘處亦不可無慮今經修注官投募與
專固人情一聽於武帥孰便上曰三帥防禁嚴密吳充
請今後立法安石曰若爲朝廷討賊乞効死即無可罪
若不爲朝廷討賊自相結連除是謀反即法已備具不
須別立約束終不能加謀反之律上曰如保甲若別司
募去司農亦必有言安石曰保丁固有經章惇者上曰
司農奏非經章惇安石曰亦有經章惇者陳升之又言
有經韓絳乞効用者上曰郝質言經絳者蓋是合徃本

路軍士升之又言非本路上終欲治其罪安石固以爲無罪上令放罪取戒勵此據日錄十二日事上疑懿洽事恐如清

井王安石曰臣朝夕切磋章惇惟令持重以敢死士擾之人受其降附專討元惡又已厚結蔣波晃若得其首領即元惡無所藏聞元惡計議入筭恐被殺取購必奔蔣波晃彼同州之人亦多自悔或通消息候官軍乃敢収集同志內附迫於利害必有如此者今所遣將吏亦多材士不與清并將吏同縱令一人失計挫衄可恃

者尚衆必無可憂上曰命令宜一聞湖南甚不一或是
石鑑出帖或是章惇出帖須出於一乃可安石曰或章惇
在別處事有機便隨宜給帖亦恐無害如昨以計誘出
舒光秀等不然必爲變方其趣召欲及期會誘以恩澤
或石鑑一而給帖自不爲過失又聞石鑑亦不足賴數
與章惇異議惇以爲旋易人未必便如人意且復使鑑
耳昨專用李資誠爲失計然既懲前事必更謹重即無
可虞矣

甲寅錄在京繫囚雜犯死罪降徒流流以下第降一等
杖以下釋之 權三司使薛向乞令永興秦鳳河東等
路轉運司量留三司起發當出賣銅錫外餘並分與諸
監鑄錢從之 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仍別
差官提舉九月八日兵至七年置內弓箭南庫儲御前所製軍器詔進諸兵車器械須於殿廷試驗
按習者聽於軍頭司公事後進呈其餘兵械監官面奏
畢納於禁中置官編修軍器什物法制擇精致者修爲
法式於是罷舊長梢弓法悉用閻閃促張弓減指箭改
造桐木漆牌爲欒竹穿皮長牌素鐵甲爲偏挨甲內出
敵樓樣送軍器監領降修製降幹梯竿樣於陝西河東
以禦備雲梯本志誤以置內弓箭南庫爲七年今不取

餘事姑附注此須考詳削去
通畧云尋以入內都知張若水爲之

九朝

乙卯東上閣門使河州刺史景思立爲四方館使河州團練使禮賓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王寧爲引進副使帶御器械餘各遷官減磨勘年有差累賞三月以來破蕩族帳策應討阿納定羌城之功也初議賞僉以爲不可比河州王安石曰河州如破竹之初然一次今雖在破竹之後然四次功狀難易多少相乘除宜如河州厚賞上曰軍士或不須如河州厚賞安石曰累戰不惰猶

能有所斬獲不宜令後賞反薄於前以衰士氣乃一用
河州賞罰法上又令官高者與升資任爲實安石曰資
任可惜宜別爲科格以待賞功上又曰景思立或以爲
宜候河州了今思立官已高難更加官當與賜物安石
曰賜物固當然亦須與官今能爲思立之功者少不可
不賞以勸將吏或言祖宗時於將帥惜官職上曰當時
爲諸國未服若將帥皆滿志即不爲用安石曰今日事
誠與祖宗時異能立功者少要厚賞以奮起中下之氣

候將帥可用者多然後可如祖宗時愛惜官職蔡挺曰若轉團練使遂增一百貫科錢可惜安石曰一年要增一千二百貫錢極易不足惜若求一能辦事將吏却恐難得上以爲然曰李端憲尚為防禦使司農寺言酸棗等縣民訴免保甲巡宿今欲遇追胥賊盜即聲鼓保長以下暨同保竭作如入他保亦鳴鼓應接其巡宿聽免從之詔自今曾應明經人願依諸科試斷案大義者合格依諸科推恩其特奏名授文學長史願依諸科

試刑名者聽 前侍御史劉孝孫賜錢百千以權御史
中丞鄧綰言孝孫喪母乞優恤也

朱本刪去
新本同

丁巳詔殺熟戶以邀賞者斬訖奏仍許人告每名遷一
資賞錢百千無資可遷加五十千如因軍人告而事干
本營者送別指揮先是卒多殺熟戶以其首級冒賞而
吏或不能察故有是詔 瀘州增置寧遠一指揮其戎
州寧遠第一第二第三指揮各招及五百人第三指揮
仍應副瀘州差使時清井監夷寇未平議者多言東軍

不諳山川道路請益土兵故也

八月二十八日

戊午詔定兩府初除遷官轉廳解罷陳乞使臣公人並
衆同推恩止令中書施行宰臣樞密使知樞密院五人
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四人簽書樞密院三
人

己未右羽林軍大將軍巴州團練使仲碩爲沂州防禦
使以試學士院應格也 知登州李師中言近累乞移
沙門島罪人而來者未已不惟事煩防虞兼已無地存

泊詔除朝廷指揮刺配外諸路因德音續配到人且於登州收禁驛奏犯由仍增兵防守初上患沙門島罪人衆令立法且曰案問欲舉法寬故致多如此王安石曰案問欲舉法寬乃所以疑壞賊黨雖寬一賊必得數賊就法恐須如此乃無配沙門島者師中又言今乞本州月具沙門島罪人姓名鄉貫及其所坐罪申樞密院注籍量移免下本州取索額外人數以致稽緩從之六月十五日李慶事可考詔三司出絹五萬付涇原路經

又治平四年六月二

三日

略司封椿以備軍費 熙河經略使王韶言奉旨令臣
躬將士卒往視河州修城臣欲令景思立管勾涇原兵
馬而委臣就本路擇禁卒蕃兵弓箭手五千及秦鳳路
先差下策應強壯三千盡以付臣爲思立後繼若有警
急即專留思立修城臣不妨退軍應接上善韶策遂如
所奏行之王安石曰韶策誠善若聲言應接河州遂自
洮西由洮岷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乃用兵之至計既
而韶果以兵穿露骨山破賊如安石所料

一日五七下
馬當附八月

二十
五日

庚申分命輔臣祈雨于郊廟社稷 詔河北轉運司監
牧司各選官一員同檢放水災牧地租稅

甲子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呂惠卿乞自今實封文字及
干機密者進奏官并諸司吏傳報者以違制論承虛造
事謗報交鬪謗訕扇惑人心者准此仍許人告賞錢三
百千情重者奏裁命官除名餘人決配其知情及同撰
人首告並免罪仍支賞錢進奏官告獲不候年滿優與

授官出職副知告獲與進奏官書寫人告獲與副知上名如止願請賞錢者亦聽從之

乙丑遣官謝雨 詔河北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所部廣遠宜分爲兩路以濱棣德博恩冀滄瀛雄瀋莫州大名府信安保安乾寧永靜軍爲東路懷衛磁相邢洺深祁保定趙州真定府安肅廣信順安永寧軍爲西路其支移錢物令逐司各依久例立爲年額應副令通融均濟 知大名府韓絳言安撫司舊封椿錢帛入十六萬

轉運司借用過半相承歲久乞自朝廷撥還詔除之

高遵裕言轄烏察率蒙古諸羌脅青唐寇鹽川寨包順

擊走之初王韶欲遣張玉討青唐遵裕曰青唐無罪第

爲生羌所脅耳但遣裨將從順往青唐人見順泣訴轄

烏察知不附已遂潰去

此事據高遵裕本傳其月日則因日錄是月十三日及二十四

日所書
附此

丙寅工部郎中集賢殿修撰周孟陽爲天章閣待制

孟陽

東宮舊僚及是乃除次對故特書之

詔自今進士及第非上三人並令

試律令大義斷案據等注官 是夜五鼓西北天鳴如

磨

新舊紀云天西北有聲

戊辰審刑院大理寺言夔州權管威棹指揮都頭北班
殿侍杜信減尅軍糧盜官營材當杖脊降配詔以信昭
憲皇后兄之曾孫特贖銅勒停編管汝州 上言熙州
無將官張守約不可用王安石曰守約昨康樂之戰既
有功聞所措置亦甚善但奏事矜伐爲無量而已未見
有他罪上曰昨康樂不肯行王韶激以若不往當自往

景思立又欲往乃始肯行坐上見者甚衆安石曰此事
未嘗案劾人言安可信臣觀忠實顧義理人極少且當
據見功可也若聽浮議恐未可知上曰守約所論功如
黃察之類皆是是豈可信安石曰若保明功狀但隨行
即須保明誰不如此何但守約如此上又言昨問王韶
守約輕妄何故用之韶言自今更不用安石曰韶言如
此不知何意然守約不可用實未有顯狀恐須審察

己巳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判河陽文彥博判永

興軍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吳中復知河陽彥博辭
永興乃詔皆依舊任 鄜延路經略司請支封椿錢於
河東買駕三百以運緣邊急闕糧草從之

八月十一日
鄜州違法事

當考

庚午河北路察訪司言乞省併真定府井陘等二十八
縣減官七十六員及役人三千一百二十七人從之

七月

十三縣八月三縣九月七縣十二月五縣共二十七縣
鄜廢在五年五月九域志係之六年當考陳瓘尊堯集
序云安石論河北要省民徭可以減州爲縣至於言江
南利害則曰州縣可析陳瓘尊堯餘言曰臣聞南唐宋

齊邱擅大名於一方位至宰相人皆推之以爲儒者之宗又或許之以爲造國之手其說不行則携衣笥望淮門而去者數矣其輕於去就如此故其獻替之言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奈何忘之其言之悖慢不遜如此者多嗚呼江南氣俗自古然也臣鄉里在南方墳墓在南方飲食風土皆以南方爲便親戚故舊並是南方之人臣之病也爲莊舄之吟臣之老也不忘首邱之念而區區之愚所以必論南方之風俗者有二說焉九重宮闕都于天地之中央祖宗陵寢列于大江之西北欽若金陵之請安石併折之議分南分北偏而不還臣之所以議江南之氣俗者此其一也陛下聖性中和好平惡偏無私如祖宗普博如天地卞等重南輕北取快目前雖可以暫欺聖聽而偏私稔熟終必敗露又何能久罔天聽乎臣懼陛下於卞等敗露之後將謂東南之士箇箇如此豈不誤東南干祿之人哉臣之區區非特仰順陛下好平惡偏之聖也實亦私爲一方久遠不同之慮

耳臣之所以必議江南之氣俗者此其二也臣又以天下譬之一身有兩臂一左一右東南左臂也兩臂雙運則其身安矣一身之內豈可以厚左而薄右哉是故平則爲安樂偏則爲疾病凡以偏而爲病者當以平而爲藥也若能用對病之藥則永保康寧之福矣卞武繼安石之志昂仁述蔡卞之事彊左弱右棄此而用彼造作蠹病罪通于天遂使奎婁之間復有謳告陛下所以畏天而率下者可謂至矣白時中等所以慢天而侮上者亦可謂至矣陛下用其至美而將順者少白時中等用其至慢而佽助者多彊者自此而益彊矣弱者自此而益弱矣蠹病未痊藥石愈隔偏而不平是以然也然則江南氣俗臣安得而不論哉

太子中允

權發遣都水監丞兌兼權檢正中書刑房公事 詔

樞密院減書令史五人增令史俸月錢二千書令史五

千春冬各絹五疋以汰冗養廉也 詔安肅廣信順安
軍保州人戶地內令自植桑榆或所宜之木官爲立勸
課之法每三株青活破官米一升計每戶歲輸官之物
以實估準折不盡之數以待次年如遇蓄傷放稅及五
分以上即以準折未盡米數等第濟接仍據逐戶內合
裁之數每歲二月終以前點檢及一分青活至十年周
遍如不及一分即量罪罰贖勒令補種令佐得替轉運
司差不干礙官點檢以一任合裁之數紐爲十分如及

十分者有賞不及七分者有罰其所栽植之木令人戶爲主非時毋得遣人下鄉以點檢爲名以致騷擾委轉運司施行應昨所差管勾提舉官並罷初以趙子幾及曾孝寬所言下程昉相度樞密院欲罷昉以孔嗣宗代之王安石不可乃更立此法

元豐八年十二月罷裁桑法

廢陝州

硤石趙州隆平磁州昭德滄州臨津德州德平乾寧軍
乾寧衛州衛新鄉邢州堯山平鄉懷州修武武德瀛州
東城景城江陵府枝江縣並爲鎮

河北十三

八月壬申朔定州觀察支使宋湜爲光祿寺丞濟州團練推官王援爲大理評事天平軍節度推官張奕杭州錢塘縣丞葛奉世爲太常寺奉禮郎並充大理寺詳斷官湜等以試斷案合格也 供備庫使宋亨雷仲提舉京東教閱亨西路仲東路 武學言春秋試法內舍生馬步射馬戰應格對策精通士行可稱者上樞密院補上舍生雖不應格而能精曉術數陣法智略可用或累試策優等別取旨補上舍武藝策略累在下等者復降

外舍上舍無過三十人別齋增給食如累試又優等及武藝進者上樞密院審察人材試用從之

五年閏七月詔可考

廣南東路駐泊都監楊先言本路槍手萬四千今排保甲若兩丁取一得丁二十五萬八千若三丁取一得丁十三萬四千自少計之猶十倍於槍手願委路分都監二員分提舉教閱詔司農寺詳定條約以聞其後戶自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爲之每百人爲一都五都爲一指揮自十一月至次年二月每月輪一番閱習每

三日一比試事藝高者先次放歸

本志同此

詔知保定軍

賈世京罰銅十斤初提舉常平等事李宜之請廢保定

軍爲縣遣官相視而衆入軍衙乞留軍額甚譁宜之以

爲官吏故縱其如此王安石白上曰陛下欲什伍河北

民爲用若如此不治後不可用又咫尺北界何以觀示

邊人此事若非官吏啟之即百姓不敢如此又引魏軍

人焚領軍張彝第以人衆不敢治大赦以安之高歡遂

散財合衆圖起事上曰須體量見實乃可行遣安石曰

固當如此乃以命轉運副使蔡天申於是世京坐不能
禁約故責及之保定軍卒不廢

乙亥編修令敕所言修成支賜式十二卷已經看詳可
以通行從之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括辟官相度兩
浙水利上曰此事必可行否王安石等曰括乃土人習
知其利害性亦謹密宜不敢輕舉上曰事當審計無如
郊亶妄作中道而止爲害不細也 王安石以王韶書
進呈韶言洮西事云但恐臨時制不在我則無如之何

上怪韶有此言僉以爲韶忌景思立上曰將帥多不能容偏裨稍有功即忌之韶方欲興事恐不宜如此安石曰韶頃爲高遵裕所害然能容遵裕韶似與餘人不類不至不能容偏裨亦恐遠方情有不得自竭陛下雖深倚仗韶其如中外妨功害能之人甚衆上曰妨功害能必有事實可指安石曰姦人妨功害能此最難指但要精察上又言韶固能容遵裕意謂韶不能不忌思立安石曰王韶才能必不自謂不及景思立陛下待遇固

不在思立後詔所興造事功何至與思立爭高下以此
推之不宜忌思立上曰卿可再與韶書且包容將帥將
帥一心乃可立事安石曰臣恐陛下亦宜更審察物情
未可專責王韶不能包容將帥若一心乃能立事即非
但邊鄙如此朝廷尤宜如此自古未有令服讒蒐慝小
人與君子參相檢制而致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者
上曰然已而安石又白上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凶軍旅
之事尤宜聽於一如陛下欲獎包順亦宜令王韶為之

使包順爲王韶用韶爲陛下用尚復何求今使人人得
自達於天子喜懼恩怨不在主帥即主帥之權分而軍
政有所不行矣

丙子梓州路走馬承受張宗望追一官衝替上詢瀘州
夷事官軍所以不利及夷人入寇狀而宗望所對前後
違戾不實故也 詳定編修令敕所言裁省綾錦院織
匠以四百人爲額從之

丁丑三司言永興軍兵備纔支三季詔察訪司具永興

軍等路糧草數以聞仍令轉運司具不預計置因依并
借給本路鑄錢監折二錢之半付本公司糴買糧草又詔
借內庫紬絹十萬以給軍衣 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沈
括言兩浙州縣民多以田產詭立戶名分減雇錢夫役
冒請常平錢斛及私販禁鹽乞依京東淮南排定保甲
保甲一定則詭名漏附皆可根括以至請納和買常平
錢斛秋夏苗稅及興調夫役捕察私鹽賊盜皆有部分
不能欺隱又言蘓秀等州湖水耗減涇浜多淺涸者歲

比有年民力饒裕易於興工乞至本路先計度今年一
料夫役若一料先畢則處置規畫皆有成法又民間曉
然知其爲利次年樂於超役又言浙西諸州水患久不
疏障隄防川瀆多皆堙廢今若一出民力必難成功乞
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戊寅詔自今河州簽判中書選差又詔應品官有犯案
察之官不遵詔敕擅行追禁或勒令解務閣其請給自
今並効罪以聞 權發遣夔州路轉運判官曾阜罷兼

提舉常平等事以判司農寺曾布親嫌故也

己卯詔自今察訪諸路回條具所至知州通判治狀其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司每知州通判得替前一月亦具

治狀上中書委檢正官注籍待制以上不用此令八年正月

乙卯申明此令王安石進呈河北謀變事上以爲河北人愚

東南人即難誘合以此事立保甲後此事或少可絕安

石曰民所以多僻以散故也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保甲立則亦所以使民不散不散則姦宄固宜少

志有

庚辰翰林學士陳繹爲翰林侍讀學士知鄧州繹以疾
自請也

癸未權戶部副使太常少卿賈昌衡爲遼國主生辰使
左藏庫使許咸吉副之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襄行蔡
確爲正旦使供備庫使李諒副之龍圖閣直學士張燾
爲遼國母生辰使西上閣門使种古副之金部員外郎
判將作監范子竒爲正旦使文思使夏元象副之 詔
永興軍等路提點刑獄司劾鄜州違法截欄商農車乘

駱駈般運米麥官吏以聞後會赦釋之

鄜延買駐事當

考

甲申翰林學士判司農寺曾布兼詳定編修三司令式
敕諸司庫務條例 詔罷簡州歲貢綿紬二十疋上曰
此亦何用但擾民爾故罷之

乙酉詔開封府陳留雍邱襄邑尉氏咸平中牟七縣各
增丞一員 詔輔臣觀穀于後苑 輔臣進呈保甲條
貫吳充言先臣墓在郭店鎮有一戶但兩丁一丁又病

目乃令四十里外教閱甚苦之此法當改王安石曰郭
店事果違法自當推究臣每有所聞輒諭司農令推究
施行此事亦不可但已也上即令安石諭司農推究

丙戌知海州太常少卿胡揆贖銅十斤知真州比部郎
中江寬知宿州比部郎中陳稱知舒州屯田郎中石叔
之知壽州太常丞集賢校理鞠真卿各展磨勘一年皆
坐違法折納紬絹本色大估價錢虧損百姓故也 三
司言淮南發運司歲冬乘北風以汴綱輸鹽於湖北春

乘南風發上供糧入汴聞去冬今春風不順發鹽百二十綱而風水壞五百餘艘兵工水死甚衆詔蔣之奇根究以聞後之奇言汴船出江覆溺人船實比遞年數多詔皮公弼羅拯具析以聞

丁亥詔將作監度增左右軍巡院屋軍巡獄房狹隘上以暑溽繫囚不便故令詳度增展或別移寬閑之地其後增展共百餘間王居卿
申請廣南西路經略司言已遣

澧州司法參軍謝延甫往融州溪峒撫諭蠻酋詔沈起

追還延甫蓋融辰州界連溪峒甚廣上恐其因緣生事
也 管勾都水監丞侯叔獻言

叔獻檢計白溝在五月十二日

近準詔

從所請開白溝等河欲白溝爲清汴儲三十六陂及京
索二水爲源倣真楚州開平河置舡四時行舟因罷汴
渠上曰叔獻開白溝河功料未易辦乃欲來年即廢汴
渠宜更遣官覆驗且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
都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
曰此役若成蓋無窮之利當別為漕河用黃河一支乃

爲經久耳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輸爲利誠大臣恐汴河終不可廢上然之詔劉璣同叔獻覆視以聞後璣等言白溝灘河篤直至淮八百里乞分二年興修其廢汴河行運候白溝功畢別相度從之上曰璣詳審此必璣所議意謂叔獻大促遽也仍詔作三年興修叔獻尋除河北轉運副使上欲留叔獻令與璣了白溝事乃命叔獻同判都水監叔獻同判都水監乃十月二十日不知除河北副漕是何時實錄無之當考上謂劉璣詳審據十月二十二日日錄劉璣四月二十四日以監簿提舉淤田十月十九日戊

子都水監言欲自白溝灘河簽直至淮八百餘里乞分
二年興功其廢罷汴河行運候白溝功畢相度從之仍
作三年興修今并入此明

正月二十七日罷役

京又言叔獻所開河多浸人

墓莊宅安石以爲不然既而上問叔獻乃言若浸人墳

莊當伏軍令

此據日錄十五日事當考

登州申沙門島見管罪人

六百五十人上批已經赦者據赦次數及情犯輕重量
移內地其未經赦者改配廣南仍令登州節次發遣

己丑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請於保定軍東舊濶沱河
南岸臺山口東南疏一川行七十里至乾寧界會于御

河可無塘滌填淤之患詔李南公與昉及屯田司同詳

度置堰限如無妨礙即令昉計開河功料仍令屯田司

檢視今塘滌有無泄漲水處以聞及檢視竟不行

不
據朱

史鑑貼云檢視以為便恐飾說也今不取五月二十二日錄又同進呈程昉開滹沱河事便欲從程昉孔嗣

宗等所奏余白上恐須候程昉到議定別取旨上以程昉不計淤泊鹵莽余曰要存塘泊利害臣所不知若言淤却此一處塘泊為不利即邊吳淀亦淤却一處塘泊豈邊吳淀淤却便過戎馬不得上曰邊吳已是壞却余曰見韓縝說邊吳見今有水不少若存得邊吳淀又更引河從臺山路入御河即是兩塘泊皆存得豈不善八月十六日同密院進呈程昉言滹沱河事初密院令孔嗣宗劉舜卿等相度奏稱所閉蔡家門口等外皆深

淵若開作堰限即不可復閉昉以爲若今不可復閉即
二年前如何閉得嗣宗等又以爲對敵境非便昉以爲
審院閉此諸堰限凡浸民田二十村七八十里然此方
無一人以爲言上乃始言嗣宗所奏皆妄然亦不以爲
可罪也上令程昉使計度功料又令計會屯田司相度
開堰限余曰須令先與屯田司相度開堰限無妨礙乃
計功料上以爲然而審院欲差官同往相度擬差蔡天
申天申挺子余明言其不可乃差李南公
五月二十二日又有一段當刪取并此 詳定行戶

利害條貫所言據米麥等行狀歲供稌禾蕎麥等薦新
皆有賠費緣祠祭重事自今欲乞薦新並令後苑及四
園苑供應從之

庚寅判軍器監呂惠卿言乞撥三司曹案吏赴本監及東西八作司廣備指揮兵級本監與提舉司將作監等同統領從之仍詔廣備指揮專隸軍器六月二十日可考 權

永興軍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沿邊城寨糧草多寡不均少者支數月不免貴糴或費官錢般運多者及數年往往陳腐乞下諸路帥臣候見本公司關報多寡處即度城寨緊慢移軍馬赴寬剝所就糧從之 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克基言市易司指使馮崇與北人賣買不依資

次非便上曰崇不忠信無行可令亟還彼自有官司交
易悉存舊規王安石曰崇一百姓牙人耳安足責陛下
左右前後所親信孰爲忠信孰爲有行竊恐有未察者
上曰審是非察忠邪今若所難然不忠信之人跡狀著
顯者未嘗不行法其未顯者吾取其潔不保其徃也如
昨知瀘州李曼可謂有過矣而黨庇者至多范百度受
命體量獨排羣議而奏其實此可褒進矣而近臣亦有
言百祿不當得館職者此不可不察也安石又具道曼

事本末曰不知何人庇曼因言士大夫君子固有不爲功名爵祿事陛下徒以致君臣之義者陛下似於君子小人未察也上曰如卿無利欲無適莫非特朕知人亦具知之至於他人則豈可保哉馮京曰君子小人固難知安石曰人人爲君子之容而內或懷小人之情則君子誠未可知若小人情狀已露則小人決矣尚復何疑堯詢事考言三載則知舜今陛下即位六七載詢事考言於羣臣情偽是非宜略可言乃尚以君子小人爲難

知恐由小人欺罔尚未懲創故令聰明自蔽爾上曰御
史無一人言曼者安石曰御史不能彈治姦邪令陛下
聰明有所蔽塞雖流放不足以稱其罪如李曼事自須
明白何足道上又言李曼事必須究見是非安石曰陛
下若不以有浸潤故增損好惡必令是非之情見於上
即天下平治久矣政恐未能如此後安石又爲上辯上
意終不以爲然也 新權發遣梓州路轉運使陳忱言
瀘州昨以夷賊擾邊屯戍稍廣配率飛輓數州爲之騷

然乞計會熊本以所賜夔路度僧牒二百於清井監安
夷寧遠二寨募人入中糧斛以備軍儲從之 是日熙
河路走馬承受李元凱奏王韶自露骨山過一日至五
七下馬步行上不知韶路徑所趣甚憂之前此王安石
答韶書云以萬人爲景思立後繼甚善想當以其間攻
洮岷所不戒也上再三言韶不當如此罷敝兵甲安石
曰韶頗有計慮舉動必不妄退召問習知路徑者乃言
如此出師大善安石翌日白上且曰韶爲大將以萬人

暴露原野若收城之功全在思立即韶下將佐無功將佐無功即怨且怠矣臣恐其思慮或有一不及故因書微發其思慮非敢輒然明勸諭之也軍如奕棋若一着只應得一着即無勝理須一着應三兩着乃可勝敵今

韶因援河州畧定南山一帶乃是奕棋一着應三兩着

之類也

陳寇記云韶以八月甲戌領兵自熙之東南踰露骨山入洮州界至香則城山中與涇原兵合

壬午分兵趨河州敗摩正於古河州城下河州平

壬辰命權御史中丞鄧綰直舍人院許將集賢校理劉

邠館閣校勘黃履爲考試制科武舉官龍圖閣 學士

張壽權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同軍器監官考試武舉
武藝武舉合格所取毋過三十人

九月十一日御試場

甲午賜熙河路討蕃部常家族及涇原路會合禁軍等

特支錢有差

十五日日錄上見王韶去常家族曰韶被將佐煎迫得去翌日余得韶書將佐乃皆

不欲往韶獨決計以書白上曰誰以為韶將佐煎迫上曰王珪言此珪心只是料其如此余見珪但隨上語非

珪唱爲此言也

乙未詔通遠軍修鹽井城畢功防托工役兵並與特支

錢 詔將作監歲用兵匠並於秋季下諸路刻刷明年
春首起發約夏季皆集千里內七月終千里外六月終
雖有替換補填更不起發先是將作取外州兵匠並於
二月下諸路官司因循有至放凍後乃至故有是詔

丙申詔自今文武臣僚特遷官者不隔勘

二年七月八日黃汾事可

考 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
錢以祿吏與免行戶祇應自今禁中賣買並下雜賣場
雜買務仍置市司估市物之低昂凡内外官司欲占物

價則取辦焉皆從之上曰此固便於民然須嚴立防禁
覺察毋使墮廢如天下百姓納廻錢鹽錢異時鹽酒既
榷其錢不能免也 中書言王韶景思立入河州諸羌
皆降王安石等請率百官稱賀上曰河州前已收復但
未城守此亦廟堂之謀將帥之功於朕何有安石等再
三陳請以爲熙河之功近時少比陛下神算前定舉無
不克祖宗以來每下州郡例皆稱慶上猶不允安石曰
中外傳河州事多端稱賀則人情釋然請俟修河州城

畢入慶從之初王韶自以兵穿露骨山南入洮州界破
摩正弟巴珍覺盡逐南山諸羌摩正震恐留其黨守河
州自將精銳尾官軍伺擊諸將皆欲直走河州韶獨私
念兵抵城下摩正必爲外應而四山蕃部得氣且復全
集則大事去矣乃密分兵遣景思立攻河州而特蹤跡
摩正所在與戰破走之然後抵城下時守者猶以爲摩
正至已而知其非是乃出降遂城之

丁酉鄜延路經略司乞自十月以後無大段邊事城寨

兵有馬者移半赴鄜延就食輪漢蕃弓箭手相兼戍守
詔趙高體量漢蕃弓箭手如將來闢食即詳度賑貸或
給借助錢穀及募人浚修城塹給口食多方存卹之高
初有是請上即欲從之王安石以爲高私憾楊蟠多點
檢鄜延不法事故爲此以困轉運司白上曰鄜延路糧
草已不足更剏添此弓箭手糧草恐愈不足且鄜延如
此即它路援例如何不從從之則轉運司如何應副糧
草上曰如保甲義勇將來豈不費糧草安石曰保甲義

勇乃須計置減募兵以其糧米供之如府界罷四千兵
所供保甲之費才養兵所費之十三上曰府界募兵亦
未減得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窠坐即不要此四千募
兵可指合要兵數減此四千今京師募兵逃死放停一
季亦須及數千但勿招填即是減得三年三月十七日
安石已有此言

上又曰弓箭手飢餓若不如此恐流散餓殍安石請令
依近降指揮募人修築城池之類或借助免息或賑濟
上乃從安石議九月五日又詔高詳度本志云高言新
募弓箭手頗習武技請更蕃代正兵歸

京師詔審度之或即此事當考審度事已別見

賜收復河州將士弓箭手寨

戶蕃勇敢等特支錢有差

戊戌詔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宣徽使許於樞密院第二門外上下馬先是宣徽使以上出入皇城門上下馬與百官有差等惟至樞密院門與使臣無異至是正之

翰林學士曾布等言近司農寺請巡檢置指使保甲置契罷巡宿等條約奉旨令司農寺兵部檢正檢詳立法臣等今修成義勇保甲及養馬條三卷詔兵部行之保

甲惟開封府界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
差官閱試農隙講習皆出左契巡檢司給廂禁軍自直
餘以保丁番上比舊兵級三分之一代更以十日遇追
捕羣盜聽抽上下番縣尉留弓手自直外餘如巡檢法
河北河東陝西五路並排定保甲勸誘習武藝聽旨閱
試未得上番餘路止排定保甲免習武藝其荆湖川廣
被邊州軍如當習武藝委監司提舉司詳度以聞本志云後
惟余邵上丁邑欽洞丁廣東槍手改為保甲者則隸焉
今附注此十一月十九日可考新紀云戊戌復比閭族

黨之法詔河東北陝西保甲隸以武事舊紀云戊戌上以募兵費大驕不可用追比閭族黨之制詔河北陝西河東路保甲隸以武事兵志第二卷保甲篇自三代比閭族黨之法廢更五季以來竭邦財以養士卒國以耗蠹而驕惰悖慢世常患之若寓兵於農稍習以武事先於畿甸次逮河北不耗於國得勝兵數十萬邊人望風震恐驕兵悉有慙色國勢以強然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相與沮議搖惑羣聽上重其事馴致以漸數與執政大臣論難今著其略與其憂勤艱難之際使來者見德意之所在馬上嘗論租庸調法善之王安石對曰此法近於井田後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爲者顧難以速成爾上問其故安石對曰今百姓占田或連阡陌顧不可奪之使如租庸調法授田有限然世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并之人則人自不敢保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人自勸於力耕而授田不能過限

然此須漸乃能成法夫人文誠能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患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然利害之情難識非學問不足以盡之流俗之人罕能學問故多不識利害之情而於君子立法之意有所不思而好爲異論若人主無道以揆之則必爲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

養馬法

凡五路義

保願養馬者戶一匹有物力養馬二匹者聽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毋或強與府界毋過三千匹五路毋過五千匹馬除襲逐盜賊外不得乘越三百里在府界者歲免體量草二百五十束先給以錢在五路者歲免折變緣納錢三等已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五

等十戶爲一社以待死病補償者保甲馬即馬主獨償

之社戶馬半使社人償之歲一閱其瘠肥禁苛留者凡

十有四條先自府界頒行焉在五路者委監司經略司

州縣更度之

此據本志因八月二十七日會布上
養馬條三卷附見其日更須考詳

己亥樞密副使吳充言朝廷開廣言路徵至於庶人皂
隸苟有可言皆得上聞此至公之誼也而比來士大夫
輒以書啟或家信投有位其間排詆營挾增飾事情嫌
愛在心言無忌憚因緣聞達以快私欲雖朝廷必加審

核至蒙原察則被誣之人亦已困辱且排詆者既難於
反坐營掠者又陰以爲德含沙射人束縕還婦懷陰害
以中良善託公誼以售私恩此風寢成實黠聖政乞有
司申嚴法禁庶懲薄俗詔中書樞密院自今並遵它條
制既而王安石白上曰堯舜所以治人但辨察君子小
人明白使人不敢誕慢自不須多立法禁上曰要審察
安石曰陛下每如此即盡善也 戎瀘州江安縣各置
武寧軍人指揮以四百人爲額

七月十
六日

祕閣考試所

言應制科陳彥古所試六論不識題及字數皆不足準式不考蓋自祕閣試制科以來空疎未有如彥古者自是制科亦罷矣 中書以兩浙提點刑獄盧秉書奏御言杭州奏巡檢孫日用捕鹽賊不如格乞衝替日用在職頗有勞宜蒙矜免王安石曰近浙路鹽額大增然州郡尚有不欲嚴禁者故巡捕官未敢竭力且人誰無過陛下若知其可任有違犯且少寬之則能更奮矣上曰太宰以八柄御羣臣謂宜如此正宰相之任也州郡但

能依法案劾行否去留在朝廷耳然少知此體者卿言甚善

是月置明州昌國縣廢澧州頓邱縣入青豐鄭州長豐縣為鎮并廢鄭縣春州為春縣以銅陵縣隸南恩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四十六